

烽火

牟崇光

山东人民出版社

烽 火

牟崇光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00,000

统一书号: 10099·120 定价: 0.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胶东腹地的山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人民革命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反映了胶东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哺育下，迅猛觉醒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作品通过地下党在错综复杂环境中的革命活动，以及烽火漫天的战斗场景，集中塑造了宋震海这个不畏强暴、勇往直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描绘了一批先锋战士朝气蓬勃的成长过程。作品形象地、有力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革命真理：只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能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品故事比较生动，具有胶东地区特色，语言较流畅、朴实。

封面设计：张一民

插图：王立志

目 次

第 一 章	痛别故土	1
第 二 章	风骤雨狂	18
第 三 章	雪盖冰封	32
第 四 章	艰辛岁月	45
第 五 章	千里归来	62
第 六 章	急难遇救	73
第 七 章	血泪倾诉	85
第 八 章	夜望北斗	98
第 九 章	星火迸飞	113
第 十 章	怒展地契	127
第十一章	深山砍柴	142
第十二章	山口遇害	156
第十三章	再施毒计	168
第十四章	夜深灯亮	180
第十五章	狼狽为奸	194
第十六章	危在旦夕	205
第十七章	铁骨红心	224
第十八章	敌机逞凶	239
第十九章	镰砍毒蝎	249

第二十章	黎明之前.....	260
第二十一章	柱子参军.....	274
第二十二章	铁蹄横践.....	285
第二十三章	千钧一发.....	299
第二十四章	智送情报.....	313
第二十五章	飞兵解围.....	326
第二十六章	梦中得枪.....	338
第二十七章	闹市斩蛇.....	351
第二十八章	阳光雨露.....	370
第二十九章	威武不屈.....	385
第三十章	雏鹰展翅.....	398
第三十一章	深入敌寨.....	413
第三十二章	巧斗顽敌.....	431
第三十三章	虎口拔牙.....	445
第三十四章	烽火弥漫.....	461
第三十五章	春满人间.....	474

第一章 痛 别 故 土

伸延在黄海、渤海之间的那块牛角形的半岛，整整五个月滴雨未见了。高天云丝不挂，太阳烤得似火烧。热风卷起沙土，残酷无情地摔打在这块干焦了的土地上。刚长成铜钱大的树叶干落了；刚坐果的桃、杏干焦了；枯黄的麦子，一缕一缕，比麻绳还细，风一刮，全吹走了；就连高山背阴处四季长青的松树，针状的叶子也干得焦黄，野鸡、山雀一落，“扑楞楞”，树叶全掉了……空气干燥得象团火，一触即着。河底干得朝天，滚烫的白沙，夜晚散发出灼人的热气。瘠薄的土地，象病人的嘴唇似的，干裂得张开一道道大缝……好一场大旱啊，旱得天上着火，地下冒烟了！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人民，天天傍晚伸长脖子，瞅着西天，巴望着能出来一片云，能化几滴雨，老天却象有意同穷人作对，连点云渣也没有，他们只好摇摇头，叹息着……刚刚挣扎过春荒的苦难的穷人，又在经受夏荒的摧残。野菜、树根都吃光了。要饭、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到处是一片饥饿的呻吟声。河沟、路旁，一群群乌鸦围在死人的尸体上。每天，都有人扛起铁锹，去掩埋饿死和病死在路上的逃荒受难的穷人……

煎熬在一九三一年夏季死亡线上的胶东半岛上的苦难人

民，脖子上的那把钢刀压得更紧了……

穷人走投无路，悲愤满腔；富人却蹦脚耍欢，仰天大笑！龙窝铺榨取穷人血汗的恶霸地主“毒蝎子”面对青天作揖，连连叫道：

“天意！天意！真是天助我也！”

就是这只“毒蝎子”——国民党龙窝区区长杜奉祖，眼下正坐在一乘由两头酱紫色的骡子驮着的轿子里，得意洋洋地返回龙窝铺。拱形的轿子顶，罩着鲜艳的台布，轿子里面，铺着藤子凉席，“毒蝎子”歪着屁股，倚靠在毛毯上。他，三棱子眼，巴狗鼻子，垂腮脸，面色是灰的，秃头是青的。他上身穿了件白小蚕丝绸褂子，小口袋里装了块金壳怀表，银链子搭在胸前。裤子是浅灰的，又肥又大，裤角用青布窄带扎着，脚上穿了双藏青礼服呢鞋。他面前是镶金包银的大烟枪和烟灯，身后放着大食盒，里面备有糕点、面食、酥鱼、炸肉之类的吃食……这时候，他正吸足了一口大烟，眯起三角眼，望着赤地千里的荒野，设想他的发家生财之道。坐在“毒蝎子”身旁的，是一个枣核头、夹板脸、尖嘴猴腮、脸色好似死猪肝的人。他叫辛三，是“毒蝎子”的管家兼打手，一肚子坏水，众人骂他为“尖头蛇”。“尖头蛇”望着“毒蝎子”的脸，手里的芭蕉扇不紧不慢地给他搨着风，又是讨好又是谄媚地道：

“三爷！你看这一片片的地，一道道的岭，回到龙窝铺，不费吹灰之力，就到了咱的手了！我得赶快准备两个大匣子装地契啦！”

“毒蝎子”仍然眯缝着眼，不动声色，却动心思。他透过半椭圆形的轡子口，望着这饿莩遍野的山岭、土地，一个个如意算盘落在他的心肝尖上。停了一刻，他换扶倚靠的姿势，突然转过脸来，盯着辛三道：

“嘿嘿！你说的也过歉了！岂止是两大匣子？！庄园成片，田连阡陌，那才够上三爷我的抱负哩！”

“就是！就是！”“尖头蛇”老鼠眼里闪着亮光，哈下腰，拿出舔腚的架势，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三爷可真是斗胆海量，想得远，想得宽……”

“毒蝎子”欣慰地笑了。多好的一条腿子啊！真是心心相印、得心应手啊！他把腚下压着的双筒腰别子向外拉了拉，厚眼皮往下一垂，深深地打了个哈欠。辛三急忙拿起大烟枪，烧好烟泡，点上火，塞到主子的嘴里……

轡子一晃一摇，缓慢地行进在干旱的道路上。两头骡子上烤下蒸，浑身流着汗水，一点精神也没有，只低着头，机械地摆动着四条腿。临到村头，“尖头蛇”伸出头来对在地下走的长工说：“抽两鞭子！叫牲口神气起来！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

轡子进了龙窝铺。街口上响起了骡子的铁蹄撞击路面青石发出的“劈劈啪啪”声，以及骡脖子上套的两串大铃铛发出的“咣咣唧唧”声。这两种混合、紊乱的音响，是龙窝铺所独有的，也是“毒蝎子”耍势力、抖威风的一种标志。这种声音，是同对穷人的恐吓联在一起的。所以当穷人们听到这由远而近的杂乱声后，都纷纷议论起来：

“哼！区长大人回来啦！这回进城住了三天，又不知带回些啥名堂来啦！”

“听说这回在城里，那个比肥猪还胖的县长都请他的客啦。这些东西一高兴，咱百姓可就得遭殃啊！”

“等等看吧！看他们肚子里又装了些什么坏杂水！”

“你看那老贼的一双三棱子眼，又凶又恶，象要吃人的样子！”

人们怒目而视，瞅着这乘象个活动坟墓似的轿子过去了。

轿子在街中心坐北朝南那副阴森森、黑沉沉的大门前停下了。伙计们抬下轿子。杜家的人把“毒蝎子”拥簇到门里去了。临近中午，辛三提着一面铜锣，杀气腾腾来到街上，边敲边喊：

“老老少少听着！县长有令：只因久旱无雨，蔓延成灾，百姓衣食无着。为济贫救急，特征收赈济捐，每两银子二十元，限五日内交齐，违者严惩不贷！”

“毒蝎子”的破锣响，穷人们的眼泪落。“毒蝎子”的锣声是向穷人进攻、敲诈的信号。枣核头辛三那长脖子伸得更长了，裂着嗓子喊：

“三爷在区公所里等着！有钱交钱，有粮交粮；抗捐不交，小心狗命！”

这真是油上燃火，火上泼油！挣扎在灾荒中的人们，半空又掉下个赈济捐来！赈济谁？倘若赈济这些灾难人们，为什么还从他们自己身上抽血割肉？人们悄悄低语：官府财主

这些毒虫，真毒呀！

这天中午，“毒蝎子”拆开了两囤子发了霉的陈谷，在龙窝铺十字街口正当央，放上四张八仙桌，摆上笔墨纸张，算盘拨弄得“哗哗”响，叫辛三大街小巷敲着铜锣嚎叫：

“谁家交不上赈济捐，把地契拿来！三爷大慈大悲，倒倒手，拉你一把！谁家断了顿，吊起锅来当钟打，三爷可怜您这些穷鬼去喂野狗，也把地契拿来！公平合理，两相情愿，半斗谷子一亩地，谁要谁来按手印！”

灾难深重的人们，听了这些话，头发梢都竖起来了！明知这是一把刀，却非得伸出脖子去挨不可！那些交不上赈济捐、脖子饿细了的苦难人们，万般无奈，被逼忍痛拿出自己的命根子，送到“毒蝎子”那红漆木匣里！“毒蝎子”看着这气吹一般的家业越发越大，洋洋自得。但这个贪得无厌的老鬼，无孔不入，无缝不钻！这时他又想起了前街宋如山的六分地。这六分地，一直是他心尖尖上的一块病。这些年来，他运用各种手段，软的，硬的，毒的，辣的，都没能得手。眼下，他思忖着，下手的时机到了！想着想着，他的眼珠子红了。他转身把腿子唤了回来，打发他立即去叫宋如山。在他看来，宋家这六分地，这回是唾手可得了！

“毒蝎子”正想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忽听外面旋风似地响起了脚步声，众人一闪，“登、登、登”地进来一个汉子。他中上个子，虎实实的身体，四方方的脸膛上，剑眉倒竖，深深的眼窝里，目光逼人。他来到“毒蝎子”跟前，风风火火地问：

“叫俺穷干干棒子来有什么事?!”

“毒蝎子”抬头一看，是宋震海！这个奸诈的老地主，本能地往后移了移椅子。他暗暗骂道，辛三这个兔崽子，怎么把这个人惊动来啦?!在“毒蝎子”眼里，宋震海历来是个咬钢嚼铁、软硬不吃的人物，很难对付，所以在内心很有几分打怵。但他毕竟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内心打怵，脸皮上却很凶。他把三棱子眼一翻，用教训的口气道：

“你不懂事！还是回去叫你爹来说吧！”

宋震海象钢铸铁打似地立在那里，纹丝不动。他那锋利的目光，紧紧盯住“毒蝎子”那张阴险的脸。这个地主的尾巴要往哪里撅，宋震海早已猜透几分了。他不回答，等待着“毒蝎子”的下文。

“毒蝎子”敲打着文明棍，重复着刚才的话：

“去把你爹叫来！你作不了主！”

宋震海的剑眉一提，冷笑两声。他从口袋里掏出烟袋，朝向鞋底子“叭、叭”磕了两下，倒吹了两口，然后不紧不慢地装烟。等他点上火，深深抽了一口烟之后，才问“毒蝎子”：

“你的心思恐怕不是在谁来谁不来上面吧？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就直掏出来吧！”

“毒蝎子”象突然挨了鞭子的驴，浑身哆嗦了一下。他定定神，恼羞成怒地威胁道：

“你能作得了主？”

“能！”

“好吧！不怕你牙根硬！”“毒蝎子”气凶凶地拿过账本子，眯起三棱子眼，“你那六分地的银子是五分。赈济捐一两银子二十元，二五得一十，不多不少十元整。你作得了主，就交现钱吧！”

宋震海头一仰，紧接上说：

“天上不下，地里不出，穷人家哪来的钱！”

“毒蝎子”的白眼珠子转悠了两下，突然转换口气，皮笑肉不笑地说：

“嘿嘿！嘿嘿！我说嘛，这是天意！谁也扭不过去！自古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去？命中注定属谁的家业就得归谁！老街旧邻的，我不忍心看着你过不去，也不愿你全家活活饿死！我‘积德堂’就是积德积善，可怜可怜你，给你二升谷子，连那十元钱也勾销了，你在这上面按个手印吧！”他那一双沾满穷苦人们鲜血的手摊开一张预先写好的地契，双手送到宋震海面前。

宋如山老人这时也从后面冲了上来，大声质问“毒蝎子”：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毒蝎子”一看宋如山来了，摇头晃脑地指着地契道：

“也没什么，只不过在这上面按个手印罢了！”

面对着这公开的讹诈和蛮横的强迫，宋震海爷俩气得两眼冒火！他们心里很清楚，手指头一动弹，全家的这点指望、寄托和根底就没有了。六分地虽少，可系着宋家全家人的命根子啊！于是，宋家为这六分地而生死搏斗的一幕幕景象立

时又在这两代人的脑海里翻腾起来……

……这是充满了血汗的六分地！这是浸透了血泪的六分地！这六分地，凝结了宋家的血、泪、仇！

宋如山老兄弟俩。他为大，老二叫宋如石。二人的老爹爹宋泰，从记事起，就给地主看牛扛活，受尽了打，听尽了骂。那时他正身强力壮，作梦也在想，什么时候能种上自己的土地，那怕一分半厘也好，摆脱受欺凌的日子，生活也好有个着落，老来老去，也有个埋身的地方。为了这，他风里雨里，没黑没白地干，夏天太阳晒破了脊梁，他还是光着膀子；冬天冻坏了脚，也穿不上双鞋，就这样拚死拚活一辈子，一滴汗一滴血地把每年寥寥的几个工钱攒起来，临到老，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置下了六分地，算是老人一生中唯一的珍贵遗产，留给了兄弟两个。老人使尽了毕生精力之后，要与世长辞了。在临咽气之前，两眼睁开又闭上，闭上又睁开，就是闭不煞。他三番五次把儿子叫到跟前，抓住他们的手，深沉地说：

“你们俩好好听着！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留给你们，只有这六分地，我的心血全在这上面了。你们要好好经管着！土是咱穷人的根，地是咱穷人的命，有了这六分地，咱宋家就能有点指望，就能有线生路，就能站住脚，扎住根；活着它能帮辅着养家活口，死后它能盖土掩身。你们豁上命，可也要保住它啊！”

老人说完了这番话，仍然不放心地用力睁开眼，看看身边的两个儿子，嘱咐道：“我死后，什么也不要为我置办，

一领破席把我埋到那六分地上就行了。让我在阴世间也能天天看到它！”

老人长叹一声，结束了他这痛苦的一生。宋如山、宋如石遵照父亲的意愿，把老人坐南朝北埋葬在他亲手置下的这六分地的中间，让老人朝朝暮暮看着它，也让老人看着儿子的誓言和行动——一定要保住它。

这块地在村东面小石壩脚下，依着山根，靠着村头。常言说：村心的院落，村边的地。地块不大，却对心思。这块地原先四至都不靠本村地主“毒蝎子”的地边，可是不几年，这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蝎子”，施展了他那强霸吞并的发家之道，步步紧逼，口口侵吞，先把南面王老五的地霸去了，后把西面李志成的地逼去了，又把北面一家孤儿寡母的亩半地利滚利滚去了，到最后，只剩下这六分地，包在“毒蝎子”的地中间，便成了这个地主的眼中钉、肉中刺。“毒蝎子”红着眼，打发狗腿子去找宋如山兄弟俩，依仗有钱有势，想用大气呵人，把地轻轻拿过去，不料却被这不怕硬的兄弟俩顶了回去。“毒蝎子”没料到宋家兄弟敢打狗伤主，就施出软硬变换的手法，逼着宋家两手把地捧着送给他。他先是把牲口放进宋家快熟了的庄稼地里，连吃带滚糟塌粮食。“毒蝎子”心想：这么一折腾，弄得宋家有地难种，有粮难收，自然就会双手捧着地契送进他大门里。可是算盘打错了。宋如山兄弟俩站到小石壩上大声宣誓：“只要我宋家绝不了后，这里就永远是我宋家的地！”并且宣称：他当天就往地里下上砒，不怕死的尽管来吃，死了活该！“毒蝎子”一计未成，

二计又生，命他的大车从宋家的六分地上走，还故意把车轱辘轧在宋泰的坟上。宋如石兄弟俩跺着脚道：“他轧我的坟，我给他掘尸扬骨！”“毒蝎子”听了后，在众人面前也不敢那么放肆了。

.....

兄弟两个用手心捧着这六分地，用血汗浇灌这六分地，熬过一年又一年，到了一九一八年，这里又发生了一次大灾荒，树叶草根都吃光了，人们抓老鼠、嚼蚯蚓、吃白土……宋家全家人饿得眼珠发黄，有气无力，“毒蝎子”瞅上门道去了，对着宋如山兄弟俩嘻嘻哈哈地道：

“站着喘气总比喂野狗强！守着六分地活活饿死，可不值当的！三爷我素来是宽宏大量，不念旧恨，还是到我那里去盛几升粮食吃吃吧”

就在“毒蝎子”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这六分地的当口，宋如石这条硬汉子站了出来，拉着哥哥宋如山的手说：

“哥！咱爹拚了一辈子，给咱留下了这六分地，咱怎么也得保住它！眼下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咱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逼进‘黑大门’里，也不能等着全家都饿死。我身子还行，凭这身力气，到外面去闯他几年，只要你在家能守住这六分地，就算对住我这份心肠了！”说完，他挑上三岁的男孩，领着老婆，朝招远、黄县、掖县一带逃荒，求的是带出三张嘴，保住哥哥这支人的活命，也保住这六分地。临走时，老哥哥抓住宋如石的胳膊，热泪盈眶地说：

“好兄弟！你出去，带出三张嘴去，给我这面的大男小

女留下条生路，我永生永世忘不了兄弟间的情谊！你到了外面，可千万要保重啊！”

宋家全家人痛苦流涕。老兄弟俩洒泪而别。

宋如石一去不返，音信皆无，宋如山自然不知他们的下落。原来宋如石离家以后，一步步流落到掖县南乡一个名叫青石岗的地方。灾荒的年月，飘落的日子，使三岁的孩子连病加饿，仅剩下一口气了。宋如石拚命给财主家打短工，指望着挣几个钱给孩子治病，老婆也忙着走村串户，想把孩子的肚子填饱。哪知船破偏遇顶头风，屋漏又遭连阴雨。这一天，来到一个庄上，宋如石家里怕狗咬着孩子，便把孩子安排在街上，避在一棵大树底下，等她从地主家要饭转回身来时，孩子被人贩子抢走了……宋如石闻讯赶来，两口子一连找了十天十夜，嗓子喊哑了，眼哭肿了，连个人影也没找到。老婆痛苦伤心，一病不起，不几天就离开了人间。剩下宋如石子然一身，辗转异乡，扛大活，出大力，伴随着流落和颠沛度日。

.....

宋家爷俩从奔腾翻滚的思潮中转回来。他们低头瞧见“毒蝎子”手里的那张纸，正张着口，向他们扑来！宋如山急忙推开“毒蝎子”的手，抓住宋震海，急急忙忙往家里奔。

“毒蝎子”以为他要回家商量，在后面放开了轻松屁：

“是嘛！就得认个死活扣嘛！猴儿不上杆，多敲几棒子锣。就凭你们这副架势，早晚还能脱出三爷我的手心去！”

“毒蝎子”手摸秃头，又转念一想，不对！宋家历来不

是那么好对付的，看他们父子的走势也没有丝毫归顺之意，于是又用文明棍敲着地，跟在后面威逼着：

“可别不知自爱，不认火候，赏脸不要脸！我‘积德堂’积祖宗的恩德，做事理宽义到，要是落个敬酒不吃吃罚酒，可别说三爷我不讲交情！”

宋如山和宋震海大步往回走，脑子里象开了锅。他们心里正在打下一步的谱，设想下一步怎么办，没注意，从侧面胡同走来一个人，低低喊了一声：

“老哥！”

宋如山停住脚，抬头一看，是多年相处的穷街坊赵万程。这人不足五十岁，没儿没女，刚强正直。还是他爷爷的时候，一担筐子从寿光县挑到这里，在一个破庙里落了脚，一家几辈子都是给地主看牛扛活。过了些年，一家人走的走，亡的亡，就剩下他一个人留在龙窝铺，租了“毒蝎子”三亩河滩地开菜园，求生度日。穷人见了穷人亲，穷人的心贴穷人，赵万程在大街当央十字路口看到“毒蝎子”对宋家的威逼利诱，知道凶多吉少，便从另一条街上转过来，截住他们，说几句热肠话。

赵万程拉着宋家爷俩来到一块墙阴下，蹲下来。赵万程开口道：

“这回‘毒蝎子’亮出区长和财主两层权势来，看起来来头不小，想必是不叫过火焰山了。你这六分地是搁在虎口狼窝上的一块肉，不到他的手，他是不肯死心的。得早早想办法子啊！”